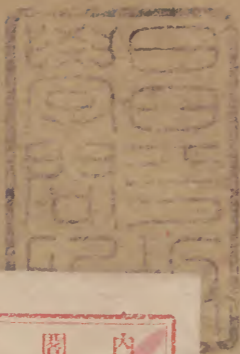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自三百六十九  
至三百七十八



雜文

諫刺說  
雜職作

紀述  
征伐

諷諭  
職行

論事

內閣文庫		
函架	冊	號類
三四九	100	三七二六

內閣文庫		
函架	冊	號類
三四二	100	三七二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26
冊數	100	(38)
函號	361	53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雜文十九

諫刺雜說

畫諫一首

見三百六十二卷

淺草文庫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見三百六十二卷

禦暴說一首

木猫說一首

文道元龜

首

禦暴說

陳黯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  
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虎狼之  
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  
形者不過於噬人之腥昨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

一作

家赤人之族爲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  
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  
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  
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  
莽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  
鄙者由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  
禦一作移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 木猫說

昔有兔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獲而歸之兔類  
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爲盜每竊食能伺  
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舉言其  
大曰莽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牙爪之用食生物善  
怒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  
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爲主人捕鼠既殺而食之而羣鼠  
皆不敢出穴雖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  
人何不敬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莽蒼之野爲  
本農之氏爲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榮末故曰猫猫乃生  
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盖得其母所殺鼠食  
而食之以爲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又其  
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心與鼠類反與  
鼠同爲盜農遂歎曰猫本用汝怒爲我制鼠之盜今不怒  
鼠已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爲

用而有鼠之為盜失吾望甚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徑之  
新乳歸而養既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文道元龜序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  
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  
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薄一作於文斯乃有  
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一作爾知言爾其言之  
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詞忝藉餘訓一作敢著  
元龜以叙其事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  
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  
別德易曰觀夫一作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辯地非五常孰可  
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  
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闢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  
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  
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其一無此字  
思也可以綱紀一作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  
之作其唯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言言  
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此一無此二字廼質文相半  
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分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  
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  
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工口以抒情疊詞以及物及物勝則

詞麗抒情逸則氣高者求靖一作麗者求婉耻乎質貴

乎清而忘其志至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

將以飾行表德是清者一作事行油乎天地之際道

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一作人威乎鬼神之粵苟矣

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者志士也文成而德衰

然今人此字無之作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

欲範一作物範衆輕邦叙正一作政其難致乎化成意

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

二字一作皆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

雜文二十

紀述一

辯三傑一首

張中丞傳後叙一首

夏平一首

旌故平廬軍節士文一首

辯三傑

或謂客曰談者以大尉西平王武畧天授神機獨運剪大

憖威不庭安社稷於綴旒返鸞駕於夷庚功格上下為唐

元老可與夫漢三傑並驚矣客曰蓋聞殊途同歸在乎立

事而已又聞有能不能斯則所趣異也夫鄼侯鎮關中三

秦之地給餉道數年之儲功加萬代實亦茂矣留侯持重

寶以啗秦將燒棧道而媚霸王壁固陵而諸侯麇至封雍  
蓋而吾屬胥說勸遷都從擊代奇謀秘策變化無窮可謂  
盛矣然俱無戰功與大尉不侔矣淮陰侯浮髀而虜魏豹  
拔幟而禽趙歇斬陳餘破夏說殺龍且睢水之上襲田廣  
歷下之軍謀無不滅戰無不尅故漢祖所謂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盛矣哉斯可與大尉同風矣  
吾子獨不聞大尉之事歟聖上龍興也太陽照於殊垠玄  
澤慘於中夏而腥羶之戎倔強巴漢昏迷之將叛換燕趙  
乃授公偏師俾公專達西南則却地千里東北則馭俘億  
計至若挫魏勝解趙圍斬顏良於萬人之中伏孟獲於七  
縱之際皆公之任也

之變潘鎮懷狼顧之虞公乃誓師徒行在如火之烈如燭  
之疾不交鋒而十萬虜之奔北宵潰矣於是保長安肅聚  
不出有詔與李懷光犄角相應收復舊都懷光怙亂要功  
阻兵西上內懷反側之憂外萌結連之端賊既合謀人皆  
異志公幸脫虎口誓夷國讐乃據渭橋之倉守新豐之路  
逐懷光於舊苑公臨陣軍聲大振師克在和一舉  
而群盜剪滅再京師無秋毫之犯黎庶感  
春陽之晞安公正氣彌於百事梟獍畏威而悛  
惡蛇豕慕義公無內憂如名此字傳不朽之勲德崇  
功茂如此之大公然者必勝之戰則同乎淮陰宜矣所  
立之功則無乃公優乎公淮陰以數萬之衆給一作

此字

弱齊襲歷下... 尉數... 平逐懷光屯渭上乎淮陰  
虜魏趙新立之... 孰與... 嚴波燕朔和齊之寇乎淮陰會  
垓下而諸侯叶... 孰與... 尉收天色而孤軍獨進乎淮陰  
潰已窮之項羽孰與... 尉方熾之朱泚乎由是揚摧而  
言功實不侔矣或曰鄙人... 議事狹近第聞輿誦疇分  
三傑固不知蕭張則如彼淮陰又如此可謂太尉蕪蕭張  
之謨謀邁淮陰之勲業遠矣宜其戴元后庇群生揚洪休  
膺馘福元后三接極賞九命功莫大而不伐德彌尊而益  
恭焜燿當世文關萬祀矣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睿慈  
將至有開必先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其太  
尉之謂乎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閣家中舊書得  
李翰所謂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傳頗詳密然尚恨有  
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  
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  
竟與巡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  
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  
而辭服於賊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  
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  
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  
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之  
城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  
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  
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  
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  
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  
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數

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  
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  
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  
而助之攻也愈常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文粹作州間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者集作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  
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投所佩刀  
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



圖矢著其上甄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園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集無此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集作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集有也字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

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集作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一作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集作以阻河地當朔

方集作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

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

悖在陰為狠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一有也在下殘

冤而為一有也狠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一有也在下憤激

而為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為

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集作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

曲者直之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

入其餘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年拜右衛李將軍

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

於察果得之因集作即今日天子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為政

執事觀察之夫楊惠琳叔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數

不能得已集作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

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

耳寧幸如此集作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

是者斬於是尚書愿廼以畜馬為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

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

有感情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為喜而舞

誑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則脩其

化三字集作條理其政如此其氣復能而狠集作悖耶夏之屬土廣長

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為落

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

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為兵相伐強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轉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嘗與華夷貿易馬牛羊橐駝者買

已輒以壯騎從間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

愿乃二字集作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余

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后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

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

老乃相與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

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脩三字集作是則整頓其蔽如此其氣

復能而悖集作復耶夫政二字集作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

色笑集作笑色語矣集無此字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市貨笑

五字集作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

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

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十二字一作亞之乃得籍為平之所

秋以著于篇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前人

郭昶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昶父珍岑天寶七年及

第以集無此七字舉進士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

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昶既壯能習先人

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

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昶與故渤海

人高洙集作洙唐書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洙昶

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

卒數千二字集人北渡河屯集作原以為顧望洙助相

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集作為朝省以樹

大効集作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勒穀集作或

歲糧得均稽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

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復

集作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

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為固不殍乎集作此借言於家人

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

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集作入其地親

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文粹孱孫亦

終不奪豈不幸集作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

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集作金及飲而進於前雖海陸備

饋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從集作事將

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集作畏而不敢犯者

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晴以拳怒掉尾以銜嘯

獸噉集作於豕豕麇麇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日集作

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集作兒得以狎

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

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集作

悔遂殺高沫而馱以能善人左右者聞集作之故得無殺

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

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

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仍集作陰為之

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遂因

艱四境出助乃為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

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帑力慎勿洩書不吾名

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

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人之會運將兵出定豐

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

書奏記陳叛集有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

真銳川文粹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助為之畏

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

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蔡淄之上此特海不

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取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

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助書發師道為之以相註誤故航

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

里乃及助所處未見助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助兄子會

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

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助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菜人常以

氣感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集

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為集作知前謀竟憂死

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

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

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

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  
 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  
 魏魏兵日急晤亦為師道所篤及集作歸軒師道盡以鄆  
 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沫以前著跡  
 追為尚書蓋言寵之助得以入集作郎為滑從事詔令行  
 餘為記室行餘與助會於河關之間助謂行餘曰助前者  
 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  
 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助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  
 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  
 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  
 人盡能言助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雜文二十一

紀述二

金剛經報應述一篇

甘露述一篇

表醫者郭常一篇

陸欽州述一篇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一篇

國學官書一篇

書何易于一篇

金剛經報應述分

獨孤及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玄冕心冥真如  
 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  
 千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倉黃  
 南馳商於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

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  
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  
唯書籍是圖求經於玄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  
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云集無亦曰不知其所自而  
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  
至昭報盼矍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  
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  
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  
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  
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  
之雨啓公善牙使因相以次集無獲願進啓集作乎無  
之法集作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丑  
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上士勤道精應集作若馳願  
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  
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子曹州福鼎福喜縣尉清源蒲陽  
集作田邑人濟善於公者天與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  
口或三日或五日或十日或月或年或歲或終身或終國  
君脩合葬之禮公之親喪三日既場其力送終思盡其勤  
曰含搵品章其有王公大人也至極固護實在我功當  
懇而行之於是親開之三日也博覽其兄弟手攻肩負以

鑿以築雖率禮而無德法之不違典禮而有異常

儀載考載理而天之姿春三三五五思異氣自天氣氤下

蒙非雲非煙集絲羅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

猶不散先是繞壇已栽松栢泊曙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

齊大如梧子公奇之與兄弟交鄉人特相慰者而嘗之其

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

然如珠集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玩

噫天真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

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礙以物而旌苟無可礙物不虛

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其露之說莫覲其

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

德與况殊香啓途異彩相宣凝結集珠圓光明月翻况

堅者哉八字集作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吊禮幸

獲而見珍聳不足遂為之述

表醫者郭常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集

其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

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

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

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素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

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

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一作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



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

譽集一作希售權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

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恠壽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

人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

救柰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

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為集無為字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

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

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憤不足畏邪今世或有邦有

土之臣專心聚歛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

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集無若字邪

幣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其陸欽州述李

其郡陸叅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於集作仁義之道

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

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出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

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

之所不能窮者必準集作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

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

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

拯顛顛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顛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

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顛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

適然唯賢者之生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

人賴其力傳說其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  
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有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  
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  
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集作于  
朝雖刺于州其出外集作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  
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一作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  
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  
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  
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  
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  
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  
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周愿

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為者謬功而為者詭時而為者感舊  
而為者旌物謚也謬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  
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  
何謂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為南海連率  
隴西李公復從事公詔移滑臺扶風公泊予又為幕下賓  
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勲庸滿世文翰飛走續鎮  
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為刺史繇是二客雙鯉  
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閱川而物故予感一也隴西先人  
諱齊物被大德嘗為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故名復嗚

呼愿以散拙忝公先人之州往為子僚今刺父郡悲夫隴  
西也歌鍾燼滅於池館九原極零乎薤露其感二也愿頻  
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幕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  
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  
言不誣矣扶風公又愿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枋  
之籍始自赤子洎乎冠歲為竟陵苾芻之所生活老奉其  
教如聲聞辟支以尊乎竺乾聖人也羽字鳴漸百氏之典  
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  
能諧譎世無奈何文行如刺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噫我  
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搭廟篁大加臂碧篁  
遺形蓋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歎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  
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天僧影泥破竹  
筵老而羽亦終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  
遺歎零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是為三感說七言詩以詩  
以語陳事扶風公覽三感之說豈得不酸涕濕日以著詞  
致於塔下冠愿鄙章之首邪

國學官事書

周焜

國學官郭彪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  
子旨奧又能明百家流落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祿  
宰相聞以東國學風醜久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  
授業者迷逕一作經 顯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為國學  
助教彪之承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于學焉

役馬一疋左右旁一二人大笈一給用生具以實其間彪  
之身脩而貌古性不合俗尚首冠獸皮服用麻衣褒製欄  
袖濶帶高羈履大屐至如禮公卿大夫亦是好飲流水茹  
野蔬與松柏之英不苞味膳又樂飲酒人有見者必寘酒  
於前始飲即周告四座曰酒以餽神熙性節之則經縱之  
則撓固不可為俗主酌挹授之禮命飲者自散欲彪之盈  
引三爵而罷每凌爽詣論堂坐高昧召七學諸生居不施  
廣榻長席俾隣臂而座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問  
咸以俗理引諭了入於諸生心曾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  
亦不尖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于有司彪之祿  
給於孤餘即謀買居于山泉間蔽掩其光明嗟乎時畏  
穢分鄰者衆矣不然何不聞斯人于天子左右必冀颺君  
德倣治古道使今之時奮為厲曼殷周之風賢者昌不肖  
者藏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侯卿大夫默於明者又無由  
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彪之內樂遺聞於上以得安性  
墀元和十年德彪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得其官又  
憤遺斯人于盡諫位因書其事作國學官書

書何易子

孫樵

何易子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  
刺史崔朴嘗來春自上游多楚賓客飲酒泛舟東下直出  
益昌旁至則家民挽舟易子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  
文粹有 問狀易子曰方春百姓不耕即糞隙不可奪易子  
叫字

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  
 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免詔  
 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  
 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  
 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  
 免竄海裔集無裔字耶易子曰吾寧愛惟作愛一身以毒一邑民  
 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  
 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  
 塋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  
 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輒親  
 自與語為指白枉直蘇小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

更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

其作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文粹作出鎮綿州

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全易

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

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

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緊期不欲堅集作緊繩百

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

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

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

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

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

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  
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  
財為功集作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  
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  
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雜文二十二

紀述三

謁夫子廟文一首

救沈志一首

傷我馬詞一首

辯論

謹猶一首

雞觸人述一首

觀八駿圖說一首

祝牛宮辭一首

朱氏夢龍解一首

象耕鳥耘辯一首

告白蛇文一首

蓄狸說一首

紀述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曰集無正詞為潔執潔為奠

恪以上薦集無相撥之子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

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

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並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

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

事天子卿大夫二字得之以保祿位集作世祿怨災不及其身

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集此

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集無竊歎

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集

且夫禮樂浹於明天子之善道也斯可謂集無以學矣鬼

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集無以敬矣孰敢集作

捨道而來學瀆敬而乞靈者集無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

集作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誼作我廟俎豆我王衣冠

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

討論蒸蒸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

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集作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

飄湮淪絃歌之音撫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象

而有喜色去宋文粹作曰桓魁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

集無如是也集無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

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

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

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集作夫子生

實陪臣歿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  
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  
尊嗚呼集作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  
燒集作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一作通也惟夫子之  
德洎唐之德末而能安吉而更集作能新降康下民受有烈  
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救沈志

劉禹錫

貞元季年夏大水能武五溪鬪泆于沉突舊防毀民家躋  
高望之溟滓范集作范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菠湍道駛悍不  
風而怒崩疑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  
環之矩者顛倒之輕而汎者碾磔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

生者力音殪者施集作弛形蔽流而東若水杳然有僧愀焉  
擔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為甦  
里中兒願從三四輩皆得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  
維以脩紆棧于崇丘水當洄泆人易真力凝矚執用俟可  
而拯大凡室處之類冗屠之彙在牧之群在豢之馴上羅  
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摯  
獸如鷓夷而前攫持流枿者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  
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濟  
是為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  
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  
之謂普不逆窮困之謂慈曷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



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  
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  
伽聲聞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佛惡乎無善惡耶  
集作也非吾鄉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  
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  
尸其施也不得集作德吾則已焉集作鳥能害為彼形之乾鬚  
鬚之姿也彼氣之遷暴悍之用也是必反噬而齒其最靈  
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  
恩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  
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  
在位不去亦不祥儻之言遠矣故志之

傷我馬詞

前人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馱也故主集作求  
於力或逸而喜駭主集作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  
者鮮矣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于其鄉一旦  
果得陰山之阿嬖畧其形蕭蕭集作蕭然其鳴長顧遠視順而  
能力顧其集作低字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  
阜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集作三四其狀以迭取集作馭予無兼  
馬水轍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為確犖融為坳堂前有債  
軸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  
翹其一作且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鈎膺之疊舞一蹊  
千趾駢比齟齬疼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

彈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且一作柔也非慧而何日文粹

予之獲譴于闕下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脩集作循

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如高則嶽巖虎咆空林豎聞荒

植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

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

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其鎖韁飲齧日削兮精刻集作

耗氣傷寒櫪騷兮瘁毛蒼涼路聞躩蹠兮巴馬騰驤朔

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隕然似不得其所而死

故其嗟也嫌非二字作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其名馬命

典牧以時起居泊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文粹作馬

非故良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

歌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吊之曰

生于積礫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集作何適

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辯論

譴貓

牛僧儒

貓為獸捕鼠啖饑貓性也鼠好害物貓食之是貓於人為

爪牙於獸職為刺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貓然則

人假借蓄貓之義盡矣僧儒常學大小戴禮知迎貓之利

攝養者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蓄之僧儒因允其言是貓

也非不壯大猛狻而為之嘉踰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饗

人戶隙搜蓋覆器挈蓋隱器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

人割剗食三時加哺不敢輟嗚呼鼠伏隱處也猫人蓄食  
之也鼠竇一作厚垣深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獲  
畏怕也猫遊安緩舒閑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  
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也掘搖之  
可怛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儒常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  
年赤眉擾秦中泝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  
苦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厥亂岷蜀漢  
銅梁大苦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猫竊  
者也向使更始非仗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仗晉  
則蜀人皆能捕之矣猫非仗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  
三者皆知仗之苟竊也會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于逐之  
以至于戮之故有為國者有為兵者有防盜者有仗而

亂者則踰於盜也踰於亂也思養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雞觸人述

前人

鄠杜之郊人有雞人不農儕類剛勇百鷄之特疾視促步  
內斷外果雖信信猛犬桓桓壯士伺豐濟搏胥為驚蹙則  
前後背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少族說咸以彼恃長觜利  
距也失恃則力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跽側樹枝目不能  
視瞻以長纓羈繫彼莫得旅拒即求砥礪錯歛其長觜使  
秃拊不能害物鋋鈴敲披其利距使搗擊不能痛物然後  
縱其逸也雞不省猶張拳勢瞪瞋眸咬咬爭鳴剛孺突如  
隣童咸操荆鑠弄調笑喜曰昔吾畏其搏我啄我每至此

則心悖狂亂視若左右紛錯百千雞之衆矣今彼啄擊不能為害則雖茲雞在前後若不見豈雞之異矣君子之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也宜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專場妬敵之志亦爭鳴於族類非宜於拂人矣爾依於人人即爾主輕肆其勇而悖於主所以雖有長觜利距不能久恃已失所持乃以踵擊者取隣童之笑所宜然矣僧儒常一有恃字思度謂欲移人之事當有類其雞者嗚呼宜誠夫剛哉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已集作以來傳之觀其狀甚恠咸若騫若翔若翾若麒麟若螳螂然其書猶不經世多有然不足採世聞其駿也固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亦人而已矣騅騮白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惡得為牛為蛇為供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

哉然而世人之慕駿者不求之焉而集有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於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集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祝牛宮辭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遠一作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

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一作余勉之而為之辭曰集作四

特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嚴集作納集作此室處老農拘

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

楹集作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

遠官府耕藉以時飲集作或託免風免雨宜爾于

務實我倉廩

告白蛇文

前人

田廬西北隅有古丘焉向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鬱

農民渡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崇

不利人多集作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物之生

而白者犬雞馬牛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鳥

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耗昏倒不能

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亦盡

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在一作乎上德光被于下則不

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蛇不在瑞典雖然

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者

志恠必曰白然多穴一作空老墳坎集作寢大木要野毗盤殺

既集作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膏眩淫巫倚之彈弦集作

絲集作瞋目歌舞其妖怛其集作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

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饑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

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

由我進退蟄以時出集作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

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慙吾然駢集作駢通顛集作

巔集作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用集作人爭也如不用吾言

吾當籲天靈斷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象耕鳥耘辯

前人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

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濶

習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

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耕之吾觀耕者行端文粹有徐

起墜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

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

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

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政

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

召何也豈聖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

事者張以就其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集無異端

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朱氏夢龍辨

一作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  
 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  
 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  
 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  
 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  
 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擎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  
 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  
 來人不見龍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  
 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闢者亦畫者也  
 更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  
 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闕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靈  
 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蠖如  
 蠖如蚘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  
 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蓄狸說

楊夔

敬亭叟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齧筐篋帑  
 無完物及路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  
 獲諸汴逾得駿餘茵以棲給鱗以茹之一作撫育之厚如  
 子一作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暴腥露  
 羶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于外罔以子育為懷一  
 旦怠其繼逾垣越宇悛不知其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

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難息非獨狸然人亦有梅  
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烈琨於足禪情非不至矣既負  
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蓋而蓄孰有不叛哉

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雜文卷十三

諷諭一

截冠雄鷄志一首

說鷓一首

罷說一首

捕蛇者說一首

紀鷓鳴一首

養狸述一首

紀稻鼠一首

蟹志一首

禽暴一首

截冠雄鷄志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鷄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啄且  
飲集作且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  
有一雄鷄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

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二

生



如命其衆鷄衆鷄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鷄  
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  
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  
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  
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集作于庭中直上有木三  
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翔異之曰鷄禽于家者  
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鷄是也彼  
衆鷄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  
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  
之一德耶且一作何衆而集作不使偶其群耶集作或告曰  
截冠雄鷄客鷄也予聞來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  
陳氏寓之于我群焉勇且善鬪家雞六雄鷄勿敢獨校焉  
且其集作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  
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  
侶焉彼衆鷄雖賴具召召集無此字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  
焉截冠雄鷄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翽既聞之  
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  
介焉者客鷄義勇超於群群皆妬焉尚不與儔焉况在人  
乎哉况在朋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鄉黨乎哉况在  
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集無之字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  
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特集作用警予且可  
以作鑒于世之人

說鵲

柳宗元

有鷲曰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  
集作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  
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  
執而上浮圖之歧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徃必  
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  
孰謂爪啄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祿  
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集作搏集作食決  
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  
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文粹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  
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  
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之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  
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  
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  
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鵲其立也然其動也然其視也然  
其鳴也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  
寥泰清樂以忘饑

鵲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猨猨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其害  
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嘗集作昔云持弓  
矢矚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

驅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驅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捕蛇者說

前人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瘦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而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

雖死乎此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紀鴉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斬心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公室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郵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字亦高臺大室者也洎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隣俱賈食者也不亦以槐故利兼于一作隣隣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鴉鳴凡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凜然懼悚以爲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於去鴉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瘵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宮致困簡言曰假爲鴉鳴滅樹殃家甚於真鴉非聽之誤耶然屈平寒謬非不利於楚也斬尚一鴉鳴而三閭放楊震訐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鴉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

養狸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

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  
 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壩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  
 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群雖敲拍叱  
 嚇略不畏忌或斃鼠佻跽縮頰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  
 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  
 碎若夜時長留缸績疑作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  
 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  
 不可奈何或知之借積以收拾衣服未頃則積又孔矣予  
 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  
 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漑伺之見軒  
 窗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  
 而出狸忽躍起豎瞳送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割洩怒聲  
 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  
 閭群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  
 寶狸矣一作命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  
 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嚮之韞積服物皆縱  
 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噬吾身  
 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絕瘡痛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  
 鼠本統乎陰蟲其用谷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  
 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  
 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墻皓壁固為鼠室  
 宅矣其醜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

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  
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一作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  
多而關龍逾斬紂朝鼠多而至于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  
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  
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理而止過縱其暴  
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  
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諭於在  
位之端正君子

化稻鼠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  
時于坳沮如者埃塏全勃樞械支派者入扉履無所汗

遠流漸

平潤集無聲此字

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

渴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噬

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集作

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械榜箠

木肌集作脛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迦猫為食田鼠也

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復集作後歟物有時而暴歟

政沓貪而廢一作發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

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

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

汝適彼樂土况集作知字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

二鼠不流浪轉徙聚集作徒字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蟴生大有

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集作周與字非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䟽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于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宿宄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鬻沸指江而奔漁者結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音短其之江之故文粹無故字流焉爾然後拔文粹無

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文粹作八九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

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寢大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信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以集作而求瀆由瀆而文粹作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集作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禽暴

前人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支憂傷于集作盈

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

訊其昨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

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

羅常藥而得之棹上篋下西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

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稼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

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鳥恣翔幸

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

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

聖人啟害物之民出乎四裔况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

死乎盜死乎饑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四 雜文二十四

諷諭二

鐵鑪步志一首

吏商一首

鞭賈一首

蝟蝦傳一首

農夫禱一首

悲剡溪古藤說一首

書襄城驛屋壁一首

嘉化一首

較貪一首

鐵鑪步志

柳宗元

江之澚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鑪  
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鑪者無有問之  
人曰蓋嘗有鐵鑪者居其人去而鑪毀者不知年矣獨有



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  
之人曰子何獨恠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  
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何  
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鐵者懷價而來能  
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  
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  
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  
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  
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鐵者則去  
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古有太史觀民  
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喜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吏商

前人

吏而一作有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  
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  
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爲患  
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  
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  
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  
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疆子孫葆光是故  
廉吏之商博也苟脩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  
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

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  
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  
為得也夫可量哉雖楮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  
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敗吏相逐於道百不  
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  
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梁惠王三字集乎何以利教為  
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  
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  
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大小登進其心集作志幸而不  
撓集作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獲  
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  
之急民也

鞭賈

前人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  
伍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  
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  
而不遂視其握則蹇急集作反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  
而不相承其節朽集作朽黑而無文材指之戚瓜而不得其  
所窮舉之飄集作飄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  
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  
則邀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扼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

猶待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蹠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蹠不已墜於集作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扼其貌蠟其言以求價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文辭無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蝨蝨傳

前人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集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起人或隣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亦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集作夫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丘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于明神嗷嗷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

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飢人爲鰥寡田無耕夫桑  
無蠶姬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  
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盜  
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  
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  
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  
夫廐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  
妾無厭羅紈者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  
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瘡農人以肥瘠馬無寒蠶婦以暖絺  
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  
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  
豕不蹟不駝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  
其嘻嘻神其怡怡尚嚮

悲剡溪古藤說

文粹  
作文

舒元興

剡溪上綿西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  
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  
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人文粹  
不疊  
字有道者言文粹  
作云溪中多紙工持刀文粹  
作斧斬伐無時擘  
剥其文粹  
其字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  
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  
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  
日過數十百郡泊東維西雍歷見言文粹  
言字書文者皆以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賦類 賦 五

刻紙相夸乃文粹寤曩見刻藤之死職正由此此字疊過

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

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控驪龍珠雖苟

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舉者亦皆歛手無語勝眾者果

自謂天下文粹文章歸成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邵南風

骨折入於楊白二字文粹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

淫靡放蕩中比肩控管動盈數千百人下筆文粹動數

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之命易甚桑

泉文粹波波頽杏士小見其止文粹如此則妄言文

輩文粹誰非書判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

之雖舉天下為刻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刻溪者耶以此恐

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刻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者其理

為文粹不枉之道在則其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

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沃闕予謂今之錯為文粹有

文者皆沃闕刻溪藤之說文粹也藤生也有涯而錯為文

者無涯世世字文粹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

刻藤以寄其悲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芋集作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淺集作烏覩其所

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

文粹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

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

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疵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

集者無字寧有顧惜心即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舢碎鷁而後

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

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

集作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葺文粹作一二加治之其能補

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昨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

皆驛文粹作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

不累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戶

集作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

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

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

可以出意革去者其二字集作其甚者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

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饑

當飽字文集作愁當醉饑飢當飽鮮囊帛置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

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

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揖退老昨條其言書于襄城驛三壁

嘉化

空囊象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九

橘之嘉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璫璜而青翳葉  
仰嗟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張觸之輒奮角而怒氣  
色桀驚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蛇為蝴蝶  
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講蒼案作蒼黃分朱間黃集作蒼腹  
瑱而楮音綾織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楊又明日往則倚  
薄風露攀綠草樹聳空翅輕警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  
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其可愛也須臾犯螫網而膠之引  
絲環纏牢若桎文粹作桎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  
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繁也無嗜而  
取集作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嘉後不見觸螫之網  
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則  
化也封略大憲篁也苟戒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  
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螫網而膠之乎觀吾之  
嘉化者可以惕惕

較舍

楊夔

弘農子遊卞山之陰遇鄉吏巾不完屣不全負薪仰天吁  
而復號因就訊諸抑喪而未備乎抑有竟而莫訴乎何聲  
之哀而情之苦耶吏致辭而泣曰逋助軍之賦男欲于縣  
絕糧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也嘗其耕犢矣昨日  
之逋又質其少女矣今田瘠而額播之莫稔貨之靡售且  
以為助軍之屨豈一一於軍哉今一未有一二三及於戎費  
餘悉為外用又惡吏貪官盈縮萬變去無所之佳無所資

非敢懷生奈不元何弘農子聞其言云其嘆退而省於  
世萬類中莫若虎之暴於人以警貪吏庶  
少救民病是夕言為獸而人言曰爾敬善子食將以吾為  
首雖爾之莫奈辱我之甚乎余曰賊人之畜以自飽腹爾  
不為貪哉獸曰不秦不農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無實吾曠  
吾以其饑而求食之苟或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為謀矣豈  
爾曹智以役物豢之畜之畋之漁之以給其茹也桑之育  
之經之營之以供其用也一物之可求一貨之可圖汲汲  
為謀孜孜繫心如壑如溪莫滿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晏  
然熟寢而欲比方哉弘農子驚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不  
如獸也遠矣

卷終

太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五

雜文二十五

論事

西邊患對一首

叛解一首

罪言一首

原十六衛一首

書田將軍邊事一首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  
風得西土亡降故老為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  
甚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若言使  
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文粹作知也蓋天子之憂甚  
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





轅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  
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  
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堪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  
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士甚饒  
而農食不克糝稗木結縷無完集作帛布其租稅納粟官一  
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  
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  
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倣此農  
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  
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  
噫柰何為不困

叛解

李耳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家文粹讐乎且憚其財  
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  
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  
之有子弟也申馮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  
盜一金費千文粹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  
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一一有費字非千文粹金而捕如費何  
萬人死之罪文粹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  
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為  
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富夫人人被賊矣是故晝  
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

曰吾聞勇夫重閉蓋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娼而為妻也為娼且淫為妻且禁乎者也

文粹無此二字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集作有罪故以云罪言人生

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

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輝以其分野太大誰為幽州為

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

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

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教五種本兵矢他不能

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實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順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

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

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在今自後帝

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晋太

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晋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

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不韓信臨齊有之故蒯通知漢

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三分天

下有其二晋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

唐書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二字唐八然不能使一人渡

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唐書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  
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

可為王霸者不得不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唐書以致天下

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

地郭李葦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

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以

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頑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

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集作武澣衣一肉不敗

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二年乃能盡得河南山

東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

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

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

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

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

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

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

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

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

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  
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  
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  
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  
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  
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  
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  
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  
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  
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  
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

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

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

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

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

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敵入使戰者便於守兵少

粟少兵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

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麟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

順向抵侵族嚮語曰叛去首首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

屍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  
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魏尚書趙復振下傳敗杜叔  
趙復振館陶敗李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  
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前人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  
十八員署守集作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

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  
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

臣襄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  
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出數十百萬人為寇兵

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  
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

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  
騎趨奉朝廟集作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

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  
四府凡有萬人三時耕稼溪澗耒耜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

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  
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

緣部之兵被擻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  
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

為師雅亦無能為叛者一作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集

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憲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戍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軍伍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食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熅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鏐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近者居內則篡莽卓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亡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

人言曰廷詔命將也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稽文粹作略

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貲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

無慷慨感槩川文粹作激之節集作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

僕慢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

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

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獲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

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

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哀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

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

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

秋是豪傑不能惣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吳郡

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嘉不作未之有也伏惟文  
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巖道郡實與沉黎越雋俱為邊  
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巖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  
樵言曰巴蜀西逼于戎南逼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  
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擐  
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步且戰且進蜀遇闔  
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失集作鏃不能斃  
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  
衆即自度不能晉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  
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  
擇羣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後以他繼如  
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  
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  
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  
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  
大入成都門乃不成  
語類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  
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  
因緣劫殺宮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  
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  
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



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

編民李權者遺子齋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吾不知

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犛雖知鉦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

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闞耶

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一非鼠竊縣官

當給帛則以苦文粹而作易良當照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

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收諸邊卒當給糧下

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以此爲恨四

字集作常以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殊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問或如將軍言荷

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書

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

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

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即能

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

如此則縣官無餽餽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

集有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田將軍曰如此何患

言卒遂書

無惑於辭軍限攻之既  
攻也限謀官無贈職之費  
習之焄焄兼曰曳跡其卒  
傾棟蠶以資其木命於  
飲鬱限皆其劍而久谷  
對其壘壘得自慕卒以  
國之信昔博昔結蠶  
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雜文二十六

雜製作

中和樂九章

補大戴禮祭法文一篇

補周禮九夏系文一篇

九夏歌九篇

山書十八篇

中和樂九章

盧照隣

歌登封第一

炎圖喪寶黃歷開璿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玉鑿垂日翠華  
陵煙東雲干呂南風入絃山稱萬歲河慶千年金繩永結  
壁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一  
穆穆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右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  
陰陽四窓八達五室九房南通夏火西瞰秋霜天子臨御  
萬玉鏘鏘

歌東軍第三

遐哉廟畧赫以台臣橫戈碣石倚劔浮津風兵拂籜日域  
清塵鳧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縣獻馘天闡旆海凱入  
耀一作輝震震

歌南郊第四

度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鸞旗九旂鍾歌晚引紫燭  
高浮日麗蒼壁雲飛外求皇之慶矣萬壽千秋

歌中宮第五

粹遊沙麓慶洽瑤衣黃雲晝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稟和  
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洲在詠  
風化攸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景麗前星高楝誕聖中觀昇靈承規翠所問寢  
瑤庭宗儒側席問道橫經山賓皎皎國胃青青黃裳元吉  
邦家以寧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疊列天孫義光帝孺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  
倏疑存直以茅杜錫以璣樽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  
獻夫何足論

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師師百寮羣龍在臆振鷺盈朝豐金輝首珮玉  
鳴腰青蒲翼翼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工人代  
邈邈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座明  
堂池濛汜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  
君臣已定兮君永無疆顏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  
一方忠為衣兮信為裳食白玉兮飲瓊芳心思荃兮路阻  
長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皇玉有掌容儀必限反爾饗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

賜集作之龍旂九旒夫聲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墟墟集作墟墟衡筭暈暈榆狄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䟽為江河大塊孰挺播為山岳厥流浩漾厥勢

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械讀為夏之歌者賓醉集作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

三器築地為之行事也

械夏三章章三句

驚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珪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驚夏二章章四句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為川也結於集作忘其及集作

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集作是以處其

集作故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二字集是以處其

結者有集作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刑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後

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

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

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不為萬物集無鑿者而

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

數人乎心

四字集作入

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

足不足與其

集作有

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

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

二字集作目

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其羶之臭出於榆末而

後網罟不足於也

集作野

以牢養

集作豢

於宮中故天下忘身

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

集作榆

熟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

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其

集作然

則造其為

集作鳴

而耻

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聖人也故

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謦為士師其道參

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

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踈鳥獸

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

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

集作周立

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

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咸

咎繇也宜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

廟不合列在禮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

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

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

文將亂而墜敢叅補而附之其文曰  
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  
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周禮九夏系文

前人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集作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  
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篇名也頌  
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  
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以久矣九夏亡者吾  
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  
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  
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六卷音權黃常之一音集作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燿燿皎日歛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燿燿皎日歛入  
于地厥晦惟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  
惟慎惟戒出有嘉謨入有內則繫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惜惜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仰集作神之穀杳杳陰竹  
坎坎路鼓我式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粢九變未作全集作金乘來之既醕既酢

爰棟音亂小鼓爰舞象物既降全集作金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

不斂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筥我有牢米集作醕自筥

及筐我有貨幣我牢不憊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懋一撲而滅王有虎臣賜

之珪瓚征彼不享一虔雙作而泮王有掌訝遺音爾

鯀魚相對集作市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

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集作連其禍

利以觀集作勸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

下去嗚呼為利物所間集作惡為道亦不偽故始愛其應者

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所去

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廓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廓溝池以盜民集作者則殺

人甚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集作固之利苟有利

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

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



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  
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  
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集作持弓矢  
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而禁  
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  
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  
謂雷為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  
為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集作也則有  
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

暴烈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為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  
而雖佚不妄集作忘學以其勞而永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

集作其心古有志愿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集作飛

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  
鑰必薦信以入其中集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

大信者不使人付集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  
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  
身不甚於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脩夫惡殺人與殺

盜鈞為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一作與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集作爵祿之甚者揮集作持帚以驅雀結集作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一作也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一作也線集作線之組吾衣集作身也亦是集作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集作駭其心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蘇頌

其以浩

蘇頌

其以浩

其以浩

其以浩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雜文二十七

征伐

為建安王誓眾詞一首

補逸書一首

讀司馬法一首

雜製作

時日無吉凶解一首

杻样辨一首

相解一首

禹書上下二篇

較農一首

疏亡一首

刪方策一首

寒泉子對秦惠王一首

讀韓詩外傳一首

題叔孫通傳一首

題後魏書釋老志一首

題安昌侯傳一首

征伐

為建安王誓衆詞

陳子昂

諸惣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伐有罪姦  
愚竊命戎夷不龔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毓  
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契丹凶羯敢謀亂常

蜂聚九

一作

山豕食遼塞

十六字集作聚兵率衆非欲勞人蓋逆不可縱亂不可長所以

屈已推轂垂涕泣辜誠恐蒼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為封豕長蛇存食上國王帛布幣棄而不貢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給神聖人暴殄天物故 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

方將問罪公等諸衆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

契丹凶賊本為中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

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慕

爾凶狡一劍可屠况皇帝義兵尅期誅剪此猶太山壓

鴻毛在鑪今日之伐湏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舉旗斬馘

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

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其

二字集作 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番顧向背失

機斧鉞嚴刑集作 軍有大戮各自集作 勉勵無犯典刑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

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

于百集作 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

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七 七

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雩于民慢於神  
 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  
 牲以其俎羞予介集作界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  
 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  
 其如予文粹作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  
 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雷民離心自集作頃  
 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集有恕字亟民叛而不顛隳者匪我攸  
 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  
 功其有倣師徒戒車乘敬君文粹作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  
 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  
 咎汝衆君子鑒于茲欽哉懋哉罰久乃躬不可悔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  
 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  
 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出士為諸侯由  
 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為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  
 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  
文粹作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益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  
 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  
 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  
 大罪人也文粹作大罪人集作大罪也使後之君子民有是者雖不得  
 土吾以為猶上焉

時日無吉凶解

沈顏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  
 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  
 凶决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穿鑿斯  
 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拆一葭  
 蒿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雍一椽蕪必審方位而  
 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遠之衢輪蹄未嘗息  
 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  
 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  
 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矣然  
 愚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識  
 之將不練之士有能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  
 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  
 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  
 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  
 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妖祥辨

前人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景星朱草所謂妖  
 者必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  
 為察王道之廢興國家之治亂則古古稽考於是而不知  
 君明臣忠百司稱職國之祥也信任讒邪棄逐讜正刑賞

不一貨賂公行國之妖也既三代已後廢興之兆理亂之故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者果祥則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道盛而桑穀生庭不其明與也

一無也字

皮日休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以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

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

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

體不變故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

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日豕腹集作心必以顛死是也

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

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

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

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為相見者也見人知其

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

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

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授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

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  
 三苗九黎焉得以國文粹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  
 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  
 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  
 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  
 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  
 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思以德進言其有位必  
 翻然自負生集作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  
 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  
 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于卿唐舉之術取其金  
 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  
 之吾獨疾也其不勝明矣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  
 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可就則不可謂  
 勤民文粹作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為文粹勤其  
 家矣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  
 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  
 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以得集作天下而擇其功  
 者禹文粹有為字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  
 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  
 怠也而子不怨而家祭其勤也民神文粹畔蓋禹以天下



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前人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

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常無憂則人怨無

樂則民愁文粹作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常集作帝

能治其心也集作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

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

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

者歟夫夫文粹作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

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較農

前人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

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

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

則俎豆其功集無功字聖人收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

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

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為聖人是愚民

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

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

而種也集作之

疏亡

前人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

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為小人  
衰亂之盜為文一作夫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  
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  
其國者小人有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一作正  
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刪方策

前人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為昏諛淫逆徒而將徵於古  
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陰謀反  
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  
足懼昔紂讀是一無是字夏書而嘗一作常笑其亡國嗚呼惡既  
不足以鑑則刑一作刑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不

此五字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  
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六上而  
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霸黜其霸以  
濟一作王乎曰不無一字然則何上書之煩而不用之棘一作  
而用之乎惠王曰醢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  
與之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一作山東  
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  
隻一作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  
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水拆豈止連鷄不能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七

八

吳

俱上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

齊晉三荆文粹作齊之人病一作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

九為兵一為鑄鈹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

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

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

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卧秦亦默戰雖鼓牙頰未能

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

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秦文粹作其頸無令車輪輾關

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

奪氣入則苞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

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惠王卒弗用

泉子耕於鄙趙封秦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閉關者十五

年十九字集作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閉關門十五年

讀韓詩外傳

皮日休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燕二女非達禮也封

黃帝之子十九年集無年字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

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乎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

天下天下嘻嘻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

越禮哉如以韶用于戚非至樂一有野字則顓頊之八風高辛

之六莖一作英不以一作可作矣如以舜燕二女非達禮也則

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也又宜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

義也則丹朱商均無封邑是廢人也哉一無戰字傳曰賢者子

孫必有上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  
子孫尚不廢况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於千世哉如以  
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  
泣也文粹無也字則吾恐舜之命不及乎一作于堯用嗚呼韓氏  
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如是者吾將聞一作然

題叔孫通傳

前人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  
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乎一作爾不相沿者明  
其文武之優劣乎一作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  
文武迤述其禮文昭昭若雨躍爭胡百川注潰者矣然猶  
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

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人一無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  
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集作時無聖人苟措其  
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製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  
祀宗廟也則文集無則字漢之既命其祀也文粹作郊祀止於五疇  
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  
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  
時一作時之非制議昭靈之不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  
子為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剗其制物刑集  
刑厥式非不標準聖人也將以漢世斯始夫四字文粹作新去  
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

者乎若然者湯武伐桀周公去紂文粹作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矣

題後魏書釋老志

前人

魏收為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為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為釋氏哉夫仲尼之脩春秋君有僭王號者皆削爵為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人之徒文粹作亦罪人矣謂史少直歟則春秋為賢者諱之為尊聖徒之集無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為是媚於偽齊之者諱之歟集無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八

雜文二十八

識行

行難一篇

交難說一篇

述行一篇

雜製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一篇

植松論一篇

觀市一篇

觀博一篇

骰子選格序一篇

植蘭說一篇

止妬一篇

識行

行難

韓愈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叅

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

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某

嘗往間客一作賓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

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一作何人也任與誅也

非罪歟皆應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

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

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

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

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

十焉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矣

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生川文粹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

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

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集無

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

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

是乎冀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

然吾敢求於集作其愈曰由宰相至執事凡幾位由一方

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克其位也耶不早

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集有且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

然子之言孟軻不加

交難說

李觀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  
以已矣絕壑萬丈岷岷集作鏗鏗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為陰碧

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欻然集作馬長風夫物以類感

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此處疑衍何心不秘然執可久

之契先古稱利集作制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

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樸摧頽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集作

養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難集作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

所安游集作未沉澣澣潰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沉逐浮集作

詐色自伐偽心相求睚眦竭歡未竟成讐一日銷落連如

涼秋其集作朝榮無遺俗態豈晉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儲

真天而生高畧集作千斗牛下峴群植匪堪與謀集作侔何者

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

破產之集作作惠不相為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

知者不孤巨鄉千里之哭今也集作人則無石父解縛於齊

相智瑩負慙於賈夫行集作信微其可有集作及乎知我則友

何微之居集作拘古之奉交多集作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

慨然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

可吹集作追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交

之難兮二字集作以利苟合忿深咆哮余當識集作常戒之不安語交

矧今之人兮無異二字集作實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蠨蛸

冀幸歟集作及者可振予願言與隣驂吾相之駕捧仲尼之

輪義者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疑作義歟何滯於斯憂辛

述行

噫聖人之所能而賢人所難曰德德不愧則脩立之事著矣琛每究聖人旨顯而微隱而著義讓以表其外德行以明其內恩信以招其賢寬惠以廣其物剛毅以將其志溫柔以制其勇去義讓則父子之道乖捨德行則君臣之志缺廢恩信則朋友之道墜亡寬惠則刑法之政弊用剛毅則勇果之心遂斥溫柔則和弱之旨怠六者聖人之尊賢人之難也所以堯舜而治卅病而廢禹湯得堯舜之道桀紂燕禹湯之化是則德行義讓恩信剛柔偕隨時而晦明也所以偶為已任以利為已友一作友决如是雖冠帶儼然事虛美於寰宇下具年足之一氣爾鳥異沐候而冠者耶德行可置宜乎哉

雜制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

梁肅

祇園精舍淨土院者沙門常輝觀佛三昧之所也按契經西方極樂界曰有佛集作有佛曰無量壽如來誕敷本願爰宅彼土垂拱東向以提群生如想念者利有攸徃徃而至者住不退地至矣哉蓋出世之康衢三乘之舟楫也原夫真俗同體聖凡一貫隨心升降見境差別於是深靜集作相形依正相成離為百界合成一念如來以其然也故因其



所習視其所安隨所感化示所依處無量壽國蓋所示之  
一歟有若觀心佛二者不來不往誰縛誰解如是觀者生  
之上也如是如見集無如見二字信解觀念漸純生之次也繫緣  
事狀染懷淨又其次也或近或遠或真或假值佛聞法  
同歸一地此西方教所以為至也或者以為法有相空不  
可得生彼界者與斯土何以異是不知佛意遠矣輝既脩  
此道場懼昧者不知所以然因命我紀之

植松諭

符載

楚國主人嗜材寡異有樹美松於庭者培沃土灌其澤根  
抵深固柯葉暢達居二三年起盈尺挺於累丈始筵筋大  
於拱抱高姿傑然若陵重芬主人方凝睇結意曰是可乘  
之矣將行斧焉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木有曳雲之  
姿有構厦之材繩墨大速恐天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克  
耳目之翫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徙於嵩岱之間沆瀣之  
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于外祥鸞嗷嗷戲其上流泉湯湯  
鳴其下巖岫重複漠漠然清淨靈風四起聲掩箏籟是時  
也當境勝神王接地千丈大疑根實黃泉枝摩青天則可  
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也豈暇曠之旨捨此而取其榱桷焚  
燎哉主人曰客言雖濶而無岸然余終能大之矣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  
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

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  
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  
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時如在闐闐制其列區  
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私屬有閑在中  
笥者緘文及素馬在几閣者彫彤及質馬在筐筥者白黑  
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膳集作陳麩餌而苾然業于酒者  
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鮮豕羊而赫然  
華實之毛畝魚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  
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  
坐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日不瞬於是質劑之曹  
較固之倫各彼此而騰躍之易集作良苦於集作巧言數  
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僨僨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  
鬻譁空煙埃奮羶腥壘集作巾履齧而合之異致同歸鷄  
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  
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守犬鳥  
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  
著于篇云

觀博

前人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  
實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揖讓則集作次有博齒  
齒異乎古之齒其削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  
取應暮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

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設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  
祝之曰其來如趣集作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

無從彼呼無俾集作戾我但分曹道迫自旦至于日中曷而

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集作祝如有情焉或憑焉悉詈之不

洩又從而齧齧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余

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余界也請劓耻于奕棋主人促命

燭以續之驚神嘿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

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

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赦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

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枯槁

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耳是知當

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為之

譽不足多也在集作亦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序班位列爵祿非獨以理萬民惣百事且用以別白

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

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

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

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歎

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於上者

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

善不足恃耻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

棄文粹有惟字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

之卒無柰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

又文粹有益字無可柰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

不悛率曰付文粹作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

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耳悲夫斯後代之不可

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

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

以六骸文粹作骸雙雙為數文粹作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

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

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

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

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焉果如是

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

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

禦冠叙穆天子夢遊集作事字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

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

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

職官遷黜之目為骰子選格序

植蘭說

楊夔

或種蘭荃鄙不遘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漑而蘭淨荃潔非

頓乎衆莽苗既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荃歟遲發舒守

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斃也守真介

而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淫亂而偷位者其雜莽乎受莽之  
偽爵者孰若龔勝之不位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  
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為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止妬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俄為郗后  
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拘其憤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  
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鷓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  
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知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  
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諸以遍賜群臣使不才者無  
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  
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則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  
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  
寢

